

烟火气中有深意

赵富海

张广智先生的《郑州·郑州》可谓饱蘸深情之作，不久前，他又推出了散文集《龙子湖》，让读者看到了阡陌红尘、绿树红花、人文意韵、弥漫烟火气的大千世界。

张广智先生深得散文中个三昧：“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他称之为“工作之余写点东西”，与时光一齐摇曳大自然的散点透视。透视出龙子湖的生活气息，又有哲理意味，熔情怀思想于一炉，且文气谐调，有自然天成的潇洒风韵。

子产封地，两千年金水一条河。广智先生在文中说：“金水河今天整明天修，结果不是断水，就是臭水。”然而如今的金水河“常年有水了，而且是流动的水”。从“断水”到“流动的水”，怕是坐在屋子里想不出来的，得迈开双脚走到金水河两岸考察，侯寨黄龙池源头不必说，仅从西郊柿园到燕庄这段数公里的河道，走一个来回都不是易事。金水河汇入如意湖，广智先生的书房就在龙子湖东岸，“一日不到湖边转转，就觉得心绪不宁”，他赞美如意湖“宜人眼目，使郑州人脸上多了一层润泽，少了几分干燥。水惠及了广大老百姓，提升了城市品位”。

广智先生曾是河南农大教授、博导，郑州人把市区最常见的行道树习惯叫法桐，“准确地应该叫悬铃木”，叫法桐有一个背景：当年的市长宋致和派留法人士、副市长史隆甫从上海法租界引进80万株树苗绿化郑州，从1951年到1959年“八年植树”。我参加了1959年在金水路大桥桥段的植树，当时就把这种树苗叫法国梧桐。

广智先生笔下的法桐，诗意流动，有生命质感。那一段对“绿色走廊”的描述，可爱又可恼的白鸢——“树上没厕所”，你不让鸟拉屎不行；你把法桐砍了，把白鸢撵走了，“郑州人都不赞成”。法桐“夏天一派苍苍，秋天一派苍黄，那气势谁能比得了”。

广智先生颇有学识，他用心考证：法桐本来产自英国，后法国人带到上海，栽植到霞飞路，人们才开始叫它法桐；另一说，印度人传教时，带来悬铃木种植在陕西户县古庙前，至今尚存树干，四个人才能合抱，所以人们也叫它“鸠摩罗刹树”。

这样做学问，这就给喜欢法桐的郑州人多了有一份谈资。读到“嵩山书院”一节，欣喜异常。宋代的嵩阳书院与当代的嵩山书院皆入我心，嵩阳书院以儒教为本，嵩山书院与世界对话。

嵩山书院是由嵩山论坛牵头举办的。嵩山论坛是国际知名高端论坛，以“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为主线，每年设置不同论题，聚集世界各个文明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全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共同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路和对策，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嵩山书院不定期邀请名师名家授课，如杜维明、王蒙、刘梦溪、沈昌文、葛剑雄、唐晓峰、余世存等，给郑州市民送上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

广智先生修起“嵩山论坛”与世界对话，又将嵩山书院建立在龙子湖十五所小学间，同处一区，同耕一地，让莘莘学子多了一处唐古续今、增广见闻的场所。这无疑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赓续。

二 现在全区各个专项工作都建有微信群，郁洋翻看自己的手机，从淮城市到隐山区与自己工作相关的各种微信群总数达三十七个。每天信息上下翻腾，前后覆盖，稍一疏忽就可能遗漏某项重要工作，感觉整个人都似乎被缩小、包裹于手机之中，夸张点说，简直形成一种手机困境。这其中有关扶贫办组建的全区脱贫攻坚工作群，群主不是郁洋，而是他的副手陈清。不言而喻，是希望遇到问题时陈清在前面撑一撑、担一担。

一个月前，前任区委书记苏文明主持召开一次脱贫攻坚工作协调会，会后郁洋安排陈清将苏书记的发言内容提要整理出来，发到全区脱贫攻坚工作群，供没有参会的区直单位副职人员学习领会。哪知陈清出了个昏招，没经郁洋审阅，直接将文件发到了工作群，题目为《狠下绣花功夫，夺取脱贫攻坚新胜利》。

郁洋正在乡镇检查危房改造情况，在微信上看到了，心里暗叫不好，立即打电话让陈清撤回，可惜为时已晚。很快，苏书记在群内问：你是谁？是扶贫办的？还是其他部门抽调来的？

因为陈清的微信昵称为“区脱贫攻坚指挥部陈清”，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绝大部分是从区直单位借调的工作人员，导致苏书记一时搞不清楚状况。陈清也有个性，不回答苏书记的问话，将文件题目修正为《狠下绣花功夫，夺取脱贫攻坚新胜利》重新发了出来。苏书记不依不饶，继续问：你到底是哪儿的？你是什么学历？不说是吧？不说了我就查不到了？陈清死猪不怕开水烫，全都置之不理。

郁洋的脑袋“嗡嗡”直响，作为扶贫办主任，他的下属犯了错，此时他却不敢搭腔。不仅是他，群里一百多号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任凭苏书记一个人连珠炮般地问。郁洋被逼无奈，连忙给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郭逸凡副书记打电话，汇报这个棘手情况。

郭副书记之前任团淮城市委书记，市直正处级领导到隐山区担任三把手，性格较为随和，对人也宽容，他说，我去群里解释一下，你随后也去

灯下漫笔

春水初生乳燕飞

袁占才

翻过立春这道岭，风便不再凛冽。张眼望去，阳光清新了许多，树木虽依旧伶仃孤枯，但分明耐得了寂寞。孩子们吵吵嚷嚷去游春放风筝。原想，这春还未露头呢，游个什么？即使这春真的来了，农人忙于耕田犁地，翻晒新土；生意人忙于启动市场，计算利润；青年人忙于灯红酒绿，挥洒青春——这青春与春色大不一样。

放风筝原为雅玩，现蜕变为孩子们的专利。春气萌动，阳气蒸腾，风筝于高空轻舞悠扬，孩子们卸了口罩，鼓掌大笑，看这纸鸢，鸟儿一样地飞，紫空渐渐消失了，一牵又缩回来，觉得很是有趣。有时线断了，任凭风筝飘去，有那慧心的，眼盯着空中缥缈无痕处作想：它飞到哪儿去了？要落到哪儿呢？我长大后飞到哪儿，又落到何方？当然，孩子们可能意识得到，也可能意识不到，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故乡情牵，再远，他们也是飞不出育之养之的一方晴空。

风筝以自制为佳，扎就竹骨，粘上五彩彩纸，绘好图案，浅淡浓墨，有凤凰、有鸳鸯、有蝙蝠，各种形状，真就飞起来了。有趣的是，地上跑的，不长翅膀的，也可上天：青蛙风筝、蟹风筝、蜈蚣风筝

乃到老狼风筝——画得似与不似，讲究远观，上天便是了，孩子们便都心驰神往，拍手大乐。桃花虽好，不问春色深浅，他们于春的品味，不在于游赏，在于玩乐。但我惊讶于他们对春的向往与感知：春还未来呢，他们心中就长了翅膀想飞了。飞着飞着，春果然铺天盖地而来，忙于灯红酒绿，挥洒青春——这青春与春色大不一样。

在这一点上，孩子们无疑最早敲开了人们品春的心扉。孩子们一放风筝，农妇们就想到又该挖野菜、采柳茶了。近两年因为疫情，人们似乎已难得外出，仿佛野外也少来了。往常春天来时，他们很少用心情去感受迷人的春色，而是用眼睛探田间地头、山野坡埂，寻寻觅觅，采挖掐取。灰灰菜、七角芽、婆婆蒿……白嫩嫩的细芽，绿莹莹的青棵。眯着眼睛的，含着笑儿的，有俗名的，没学名的，叫上名叫不上名的，悉数尽收于竹篮内，拿回家洗净，放入面条锅，抑或约略浸泡，腌制成咸菜，品之清醇可口，味道鲜美。即便苦，也是爽苦、微苦，苦得有韵味。农人辨五谷，尝七味，得地利，肯

以野菜充饥，今奉为佳肴美味。有灵性人还专择一二拿街市上去卖，往往卖得好价钱。这是品尝，再说品茗。耐品的当数柳叶、蒲公英、半枝莲、茅根。无论挂于檐下清酒，抑或微火烘炒，俟日尽情取了烟茶泡茶。茶色淡黄浅绿，透出缕缕清纯的苦香，其味远胜龙井。当然，农人不太懂品茗，只知牛饮。久饮清汤热火，明目生津。春走夏来，家家就靠了它，防暑避暑。不唯这些野菜野草吸纳春之灵气，桃李杏三色之后，泡桐花、洋槐花次第开放。泡桐花紫，紫得炫目；洋槐花白，白得耀眼。尤其是洋槐花，那种馨香可飘向四野，闻之真叫沁人心脾，直接拌面蒸吃，味道格外滋润。泡桐花是需要煮泡一番的。贫苦年月，苦椿煮后亦可食用，俗称“椿头菜”。只是现在人要说“春头菜”，以为浅春里可以入口的，诸如柳芽菜、榆钱儿等等，都叫春头菜了，忘了那年月的艰辛。真是个，春色可餐，把个姹紫嫣红嚼了个遍。

农村里，讲究的住家，四周围桃杏、栽石榴，绿树成荫，一阵蜂蝶舞，不讲究的，也要植棵香椿，香椿煎鸡蛋，鲜嫩爽口，在饭店卖几十元一盘呢，而陌生人入得农家，皆随便端出，可劲儿地招待。



荆浩与北派山水(国画) 贾发军

百姓记事

故乡的戏班子

刘文方

小时候，几乎村村都有戏班子，一个班二十多人到四五十人不等。村上的演员，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唱戏，没演出费用，偶尔收到馈赠的钱物，或留作戏班子用或一五一十平均分配，主要求个乐呵。买不起戏妆，各家各户兑钱，请邻村纸坊沟的老艺人李德信画。

据村里老年人讲，山村的大戏班子从1940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开始唱的是曲剧，唱了十五年，后来改唱越调二十多年。那时候没有剧本，加上许多人不认识字，所以排戏时都是由教戏师傅一句句口授，所有的舞台动作手把手教戏。一开始，请外地师傅，后来因为请人麻烦，也付不起费用，排戏时由村里的几个“老戏精”负责。

通常唱大戏前，先排练十多天。采用大戏的主要故事情节加上一些歌诀来安排整场大戏的演出。每出戏都要套用诸如“家言歌”，这个套词相当于戏中人物的自我介绍：“说起家来家不远，家住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城北）某家湾，老爹爹姓某某某，老母亲吃斋心悠悠，有我生七岁把书念……”又如“过街歌”：此歌诀是大戏中人物路上的见闻，“走大街，过沟

房，打一锤，哼一声（传统的打油方法）。铁匠铺，叮叮咣，锤声响……”还有“游景歌”：这是戏中人物描景抒情或者感受，“天上云朵朵开颜，我欢天喜地把景观，看桃花朵朵开枝头，红晕猛猛爬心田……”所有的大戏几乎都可以套上这些歌诀，本来一个半小时可以唱完的大戏，加上这些后可以唱到两三个小时。演员们可以临场发挥，随意编几句，再想一想下面的大戏情节和主要唱词。

农忙季节，田间地头，休息时，也有不少“老戏精”比比画画，来一段，还有锄地的庄稼汉，锄了“两吃儿”（两个来回），就头枕着锄头（锄头把）优哉游哉地大声唱几调子。

收麦秋，种上麦，农闲时唱大戏，敲锣打鼓热闹非凡。男女老少搬着凳子汇集到村中间坐北朝南的土台子上。乡亲们有说有笑，小孩们则是焦急地跑到后台看演员画花花绿绿的脸谱，看他们在后台吹胡子瞪眼睛，瞧着步子演练。孩子们你推我搡，手画脚地大声叫嚷着。那戏迟迟还未开演，大人们聊得热火朝天，孩子们围着戏台转着圈。突然，一阵“咚咚咚，锵锵锵”声响起。戏马上开始了，伴奏先磨合一下，乡亲们起了个很可爱的名字叫“打闹台”。这不仅是个磨合的磨合，那些没来到戏场的乡亲听到后也急忙忙赶来了。《穆桂英挂帅》《铡美案》《刘墉下南京》《罗通扫北》等当时广为传唱，深受人们喜爱。

不管是曲剧还是越调，乡亲们看大戏时，都会随着戏中人物的悲喜或流下眼泪或笑得前仰后合。遇到忠臣被奸臣陷害，戏台子下面不时有人提着演员的本名叫骂：“这个死×啊，心那么好啊，你

新书架

《10次思维旅行》：思维问题的终极探索

酷威

英国皇家学会公开课《圣诞讲座》1825年由迈克尔·法拉第发起。主要面向青少年、儿童及科普爱好者，邀请科学界顶尖人物，用各种幽默讲解、有趣道具来展示各类前沿科学。后成为科学界科普年度传统盛典，也为科普开辟了一条令人兴奋的新路。成为当下全球各类科普节目的范本。

我们的思维到底来自何处？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和世界的？从1926年到2017年；从生物学、神经学到心理学，从感官追踪、大脑盲点到人机交流，从感觉无处不在、测谎到我们是谁……10场思维主题讲座，百种科学实验，跨越百年的研究历程，带你进入大脑深处，铺开神秘又复杂的思维地图，用看得见的方式重走“思维”的来龙去脉。揭秘你的大脑、自我、思想、未来息息相关的各种终极问题。

本书还补充了主讲人信件、手记等幕后资料，在展现顶尖学者们丰硕的研究成果、寓教于乐的科普精神的同时，也出人意料地展现了他们风趣幽默、极具反差萌的凡人一面。本书为英国皇家学会“圣诞讲座”科普合集，汇聚众多顶尖学者，以人类思维和大脑运行方式为主题，借由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实验，通过10场浓缩百年研究精华的讲座，将生物学、神经学、心理学等各领域前沿研究成果一一呈现。让我们得以“看懂”隐秘又复杂的思维世界！“看懂”自己！

看看某某多可怜人啊。”小孩子不懂戏，图个热闹，看着大人抹着眼泪，觉得十分好笑。只觉得“黑老包”出场瓮声瓮气；“白脸”是奸臣，走路架势都带了出来；“丑角”是三花脸；当官的出场吹大笛；武将出场用鼓板、手锣、大锣小锣；“花旦”出场敲小锣，打梆子。记得最清的是“穆桂英”，尤其是那段“几年没从边疆过，砖头瓦块都成了精”的精彩戏词。后来，村里戏班子主角“穆桂英”的成了我的干娘，至今提起当年的戏班子，她脸上还会带着幸福微笑呢！最讨厌“老旦”出场，唧唧呀呀唱个没完没了，正所谓老生常谈。

那时候，最不喜欢看夜戏。因为灯光照明都是问题，一开始用几个老马灯，看不清。后来用了汽灯，虽然明亮，但不到两个小时，汽灯都发红了，灯泡也容易烧毁。有一次，居然找来一个带有灯泡的自行车，原地停在那，找人用力踩着脚踏板转动起来发电，让人忍俊不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大戏台也早已消失在尘埃中。看大戏很有意思，让人上瘾。其实，生活何尝不是一场戏呢？有忠有奸，有善有恶，每个人都是演员，每个人也都是观众，忠奸善恶自有后人评说。

严肃的群，对此越讲究，宛如“洁癖”。很显然，这个人将两条规矩都违反了。郁洋点开视频，实话实说，节目演得不错，讲述了一名城里干部在山村扶贫的故事。干部的妻子是某文艺团体的演员，到山村演出，误解干部与帮扶的一个单身村妇有不正当关系，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误会解除，妻子还成功撮合那个村妇与一个懒汉贫困户结婚，懒汉决心要改掉毛病坚决脱贫，大圆满结局。

郁洋疑惑这个“大漠孤烟”是谁，点开他的信息，然而闪出一道横线，其朋友圈对陌生人不可见。正在此时，群里面接连蹦出几条消息——寨河镇党委书记张路文：精彩，学习。东铺镇党委书记常清华：思路决定出路。宝月湖乡党委书记曾戈：干起来，扶起来！白云寺镇党委书记李清玉：深受启发，深受教育！郁洋立刻意识到这个“大漠孤烟”非同一般，书记！新来的方以智书记！他脑子里豁然一亮。飞快地

若说品春，农人真正是把春天品嚼得有滋有味，品尝到无以复加。农人、孩子们是在用独特的方式为春天洗礼。他们并不是在附庸风雅。附庸风雅的常是文人墨客，春一来便蠢蠢欲动，呼朋引友，说要去寻春游春。看郊外，一望无际的村庄和麦田，偶有桃花天天，一色的灿烂。寻春只待去山野。“春入山野似酒”，这山野，真真是个百般争艳斗芳菲。愈入深山，却又是“花开未半绿未匀，半入深春半浅春”。墨客们果然激情昂然，诗兴勃发，即兴吟咏不止，归来，仍沉浸其中，意欲挥笔泼墨，只是翻开古典诗章一看，怯了胆量：春天，这四季中的宠儿，最具个性色彩的季节，却让李杜辈给说尽了。随便撷取几句：“春水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扑花归”“始信春恩不私物，乱山穷处亦花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哪一句不让人怦然心动？把个喜春、探春、迎春、惜春、怨春、恼春……之情表露得熠熠生辉。我辈难望其项背，遂慨叹才不过古人，再莫妄自尊大，来年春游，只求赏心怡神宜趣，再不一惊一乍。若待品春，不妨就选取暖风拂柳、燕子剪柳、浓荫匝地日，沐浴更衣后，从古诗词中细细品味春之绝妙意境。

办公室的文案置我于尘世的天秤给予春天安稳的教育春风翻阅着书页如同重新打开一个人的身世给予慰藉偶然还有隔世的爱情恍惚那一场梦中 花落了许多年

还好一切都已醒来 心说着人间阳光温暖地饱蘸着恬静的生活幸福挂在时光的脸庞直到延伸出甜蜜的皱纹多年后 你终于受到了春天的恩赐

春雪

羌南

蝶一样的飞 精灵般的俏 史诗般的舞姿 天使一样美妙 谁说 你只是冬的骄傲？ 当看到艳丽的春色 你一样 疯狂投入春的怀抱 飘飘洒洒 在天空舞蹈 袅袅婷婷 在草尖跳跃 山川河流 唯有你 银色的白袍 往日的冰寒 成脉脉温情 轻轻的 渗入大地 无声无息 滋润万物 让春 更加灿烂 让春的图画 更加美好

诗路放歌

春天的恩赐

吴相瑜

终于有闲情醉心于流水鸟鸣 想起昨日的漂泊 仿佛转过命中的四季 之后便逢到春天了

办公室的文案置我于尘世的天秤给予春天安稳的教育春风翻阅着书页如同重新打开一个人的身世给予慰藉偶然还有隔世的爱情恍惚那一场梦中 花落了许多年

还好一切都已醒来 心说着人间阳光温暖地饱蘸着恬静的生活幸福挂在时光的脸庞直到延伸出甜蜜的皱纹多年后 你终于受到了春天的恩赐

春雪

羌南

蝶一样的飞 精灵般的俏 史诗般的舞姿 天使一样美妙 谁说 你只是冬的骄傲？ 当看到艳丽的春色 你一样 疯狂投入春的怀抱 飘飘洒洒 在天空舞蹈 袅袅婷婷 在草尖跳跃 山川河流 唯有你 银色的白袍 往日的冰寒 成脉脉温情 轻轻的 渗入大地 无声无息 滋润万物 让春 更加灿烂 让春的图画 更加美好

连 载

陆地行舟

陆地行舟 陆地上行驶的船，是那些在风浪中颠簸的游子。他们带着梦想和追求，在广阔的大地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航向。他们不畏艰难，不惧风雨，用坚定的步伐，丈量着脚下的土地。他们的心灵，如同那艘在风浪中前行的船，始终保持着平衡与稳定。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航行，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陆 地 行 舟

陆地上行驶的船，是那些在风浪中颠簸的游子。他们带着梦想和追求，在广阔的大地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航向。他们不畏艰难，不惧风雨，用坚定的步伐，丈量着脚下的土地。他们的心灵，如同那艘在风浪中前行的船，始终保持着平衡与稳定。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航行，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陆地上行驶的船，是那些在风浪中颠簸的游子。他们带着梦想和追求，在广阔的大地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航向。他们不畏艰难，不惧风雨，用坚定的步伐，丈量着脚下的土地。他们的心灵，如同那艘在风浪中前行的船，始终保持着平衡与稳定。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航行，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陆地上行驶的船，是那些在风浪中颠簸的游子。他们带着梦想和追求，在广阔的大地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航向。他们不畏艰难，不惧风雨，用坚定的步伐，丈量着脚下的土地。他们的心灵，如同那艘在风浪中前行的船，始终保持着平衡与稳定。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航行，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陆地上行驶的船，是那些在风浪中颠簸的游子。他们带着梦想和追求，在广阔的大地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航向。他们不畏艰难，不惧风雨，用坚定的步伐，丈量着脚下的土地。他们的心灵，如同那艘在风浪中前行的船，始终保持着平衡与稳定。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航行，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陆地上行驶的船，是那些在风浪中颠簸的游子。他们带着梦想和追求，在广阔的大地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航向。他们不畏艰难，不惧风雨，用坚定的步伐，丈量着脚下的土地。他们的心灵，如同那艘在风浪中前行的船，始终保持着平衡与稳定。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航行，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用看得见的方式重走“思维”的来龙去脉。揭秘你的大脑、自我、思想、未来息息相关的各种终极问题。

本书还补充了主讲人信件、手记等幕后资料，在展现顶尖学者们丰硕的研究成果、寓教于乐的科普精神的同时，也出人意料地展现了他们风趣幽默、极具反差萌的凡人一面。

本书为英国皇家学会“圣诞讲座”科普合集，汇聚众多顶尖学者，以人类思维和大脑运行方式为主题，借由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实验，通过10场浓缩百年研究精华的讲座，将生物学、神经学、心理学等各领域前沿研究成果一一呈现。让我们得以“看懂”隐秘又复杂的思维世界！“看懂”自己！

看看某某多可怜人啊。”小孩子不懂戏，图个热闹，看着大人抹着眼泪，觉得十分好笑。只觉得“黑老包”出场瓮声瓮气；“白脸”是奸臣，走路架势都带了出来；“丑角”是三花脸；当官的出场吹大笛；武将出场用鼓板、手锣、大锣小锣；“花旦”出场敲小锣，打梆子。记得最清的是“穆桂英”，尤其是那段“几年没从边疆过，砖头瓦块都成了精”的精彩戏词。后来，村里戏班子主角“穆桂英”的成了我的干娘，至今提起当年的戏班子，她脸上还会带着幸福微笑呢！最讨厌“老旦”出场，唧唧呀呀唱个没完没了，正所谓老生常谈。

那时候，最不喜欢看夜戏。因为灯光照明都是问题，一开始用几个老马灯，看不清。后来用了汽灯，虽然明亮，但不到两个小时，汽灯都发红了，灯泡也容易烧毁。有一次，居然找来一个带有灯泡的自行车，原地停在那，找人用力踩着脚踏板转动起来发电，让人忍俊不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大戏台也早已消失在尘埃中。看大戏很有意思，让人上瘾。其实，生活何尝不是一场戏呢？有忠有奸，有善有恶，每个人都是演员，每个人也都是观众，忠奸善恶自有后人评说。

严肃的群，对此越讲究，宛如“洁癖”。很显然，这个人将两条规矩都违反了。郁洋点开视频，实话实说，节目演得不错，讲述了一名城里干部在山村扶贫的故事。干部的妻子是某文艺团体的演员，到山村演出，误解干部与帮扶的一个单身村妇有不正当关系，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误会解除，妻子还成功撮合那个村妇与一个懒汉贫困户结婚，懒汉决心要改掉毛病坚决脱贫，大圆满结局。

郁洋疑惑这个“大漠孤烟”是谁，点开他的信息，然而闪出一道横线，其朋友圈对陌生人不可见。正在此时，群里面接连蹦出几条消息——寨河镇党委书记张路文：精彩，学习。东铺镇党委书记常清华：思路决定出路。宝月湖乡党委书记曾戈：干起来，扶起来！白云寺镇党委书记李清玉：深受启发，深受教育！郁洋立刻意识到这个“大漠孤烟”非同一般，书记！新来的方以智书记！他脑子里豁然一亮。飞快地

用手指往下划拉手机屏幕，终于发现此人的来路，上午九点多钟由郭逸凡副书记记入群的。没错，一定是他。还不断有其他乡镇办的党委书记现身留言，说辞大同小异，但没有一个乡镇长或者办事处的主任出来说话，这更加印证了郁洋的猜想。

群里有一条所有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区委书记在群里作指示，乡镇办的书记都会出来表示“赞同”，乡镇长和办事处主任保持安静。区长在群里安排工作，乡镇长和办事处主任会立即表示“收到”。至于其他一般副职，只有看的份儿，哪怕说一个字，就有僭越之嫌。从没有人明说应该如此，但已是铁的规矩。

郁洋想了想，觉得身为文化局长的李北亚应该看看这个视频，综艺节目算是与文化工作相关，就随手将视频从微信上转发给他，并留言请他看看脱贫攻坚工作群的消息。

去浴室冲澡的时候，郁洋心情有点沉重。机关工作充满一种难言的神秘，方书记刚到隐山，自己尚不熟悉，甚至还不知道他被拉入了自己单位组建的工作群，而那些乡镇办的党委书记如此敏锐，工作激情如升腾的火苗，似乎已经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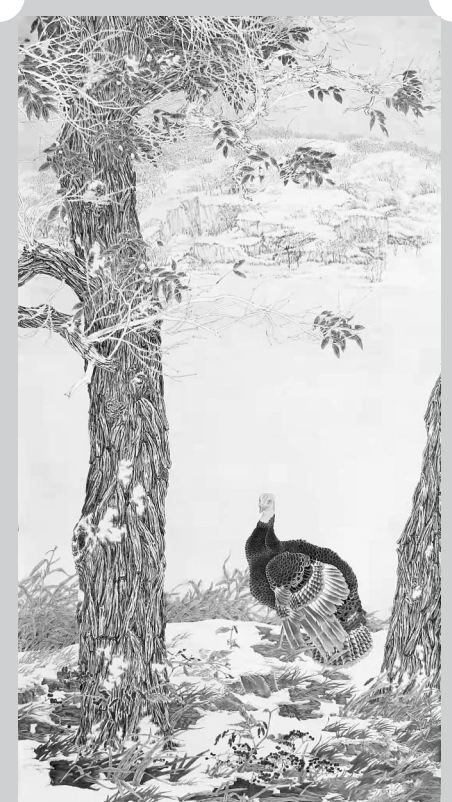
书记很熟捻。区直单位的人喜欢将乡镇办的一把手称为“封疆大吏”，今晚微信上的这个细节，不由令他感叹封疆大吏们着实身手不凡。淋浴器喷射的水线从头顶顺流而下，郁洋心里却有一种被火苗所灼的孤独感。

李北亚一直没有回复郁洋的消息。躺床上睡觉的时候，郁洋心里暗骂，这厮估计又喝醉了！李北亚除了研究淮河，就是喜欢喝酒，三天不喝就脸色灰暗，这时约一酒局，八两酒灌下去，立刻两眼发亮，容光焕发。睡意朦胧之间，郁洋听到床头柜上手机响动了一下。他手机内三十七个工作群，唯独对自己单位的脱贫攻坚群的新消息没有屏蔽。

郁洋强睁眼睛，划拉开手机，李北亚终于冒出来了，他朝群里发一条留言——

已连续将《扶贫记》的台词抠了出来，明天组织人员排练，争取下周去各乡镇办文化广场演出。

看看时间，已是凌晨一时三刻，郁洋差点笑出声来，假话说得跟真事一样，李北亚确实是个人才。



初雪(国画) 孙少亮